

吴春荣
陈琚珩
著

黄道婆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waves. The upper portion is filled with dense, horizontal, multi-colored lines (red, blue, green, yellow) that create a textured, wavy effect. Below this, a thin, dark line represents the horizon, and the lower section is a plain, light beige color.

吴春荣
陈琚珩
著

黄道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道婆/吴春荣 陈璐珩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11

ISBN 978-7-5321-3176-1

I.黄… II.①吴…②陈… III.黄道婆(约 1245~?) -传记

IV.K8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3490 号

责任编辑:修晓林

特邀编辑:王琪森

装帧设计:周志武

黄道婆

吴春荣 陈璐珩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640×978 1/16 印张 21.25 插页 2 字数 254,000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176-1/K·245 定价:3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671164

序言：棉纺织史上的一座丰碑

吴春荣 陈琚珩

黄道婆是中国劳动妇女的骄傲，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因为有了黄道婆，乌泥泾这个无名乡镇得以名闻天下；因为有了黄道婆，我们中国的棉纺织业曾长期走在世界的前列，并且有力促进了世界棉纺织业的发展。历史进入十四世纪以后，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域外，有多少人，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以穿黄道婆衣为荣，盖黄道婆被为乐。这种现象一直延续了六百多年。由于黄道婆的杰出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她定为世界级的科学家。

然而黄道婆名不见经传，甚至连她的姓名和生卒年月都有些扑朔迷离，至今仍还有争论。深入想一想，产生这一现象也不奇怪。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自古以来，人中麟凤，常隐于常人之中；他们之所以为麟凤，就因为身为常人而能行常人所不能行。重要的是，民众对黄道婆无比崇敬和爱戴，一次次为其立庙建祠，上香供烛，顶礼膜拜；经久不衰地传唱“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两只筒子两匹布”。历史上如此受民众自发敬爱的人物能有多少！与广大民众一样，我们敬重黄道婆。为黄道婆立传的过程，也是我们自己的心灵不断净化、升华的过程。创作期间，我们屡次因她的精神和人格魅力而激动得热泪潜潜。

是的,在黄道婆身上,蕴含着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在我们看来,至少有这样三方面的精神值得学习与发扬。

一是科学创新精神。黄道婆不满足于生产现状,大胆因地制宜,改制植棉,潜心改革纺织机具和纺织方法,使我国的棉纺织业和服装衣着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水平,且使受益面扩展到整个世界。今天,我们宏扬这一精神,可以极大地激发我们民族的创新潜力,尤其是蕴藏在劳动人民中的无穷无尽的创造潜力。

二是致力于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文化技术交流的精神。黄道婆在海南居住了三十多年,将黎族人民的植棉、纺织技术学到了手,回到家乡,克服种种阻力,积极推广。她是沟通汉、黎两族之间和海南、江南两地之间的伟大使者。这种沟通,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又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当前,我们正进行西部大开发,发展中部经济,缩小我国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在这一过程中,黄道婆的精神,无疑将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而有助于加强民族团结、促进中华民族的共同繁荣。

三是兼济民众的精神。在封建社会中,兼济民众是儒家的一种理念,孟子就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主张;也是儒家民本思想的一种体现,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黄道婆无私地教人植棉纺织,直至老瘁而终,这是历史事实。在小说中,我们对她的这一精神着重作了渲染,且处理成源于地藏菩萨普渡众生的宏愿。黄道婆以此为思想基础,为精神支柱,尽心竭力,不畏艰难,不折不挠。其实,儒释之间,互相渗透,互相补充,本有许多共同之处。而我们之所以把黄道婆处理成佛的信奉者,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在封建时代,大凡为官者,多半以儒学立身;而在民间,人们则多靠信佛以获取精神力量。我们想,不管是儒家的,还是佛祖的,这种济世利人的精神,在今天仍有其积极意义。

目录

序言:棉纺织史上的一座丰碑	吴春荣 陈璐珩 1
1 乌泥泾黄泥滩弃婴	1
2 得助	7
3 河边树下	10
4 搏斗	15
5 月黑风高之夜	23
6 身陷狼窝	33
7 获佑	42
8 逃离	52
9 聆听	60
10 化险为夷	70
11 得理让人	73
12 三月三	83
13 相救	90
14 学习	100
15 重聚	106
16 七彩花布	114
17 缘分	121
18 乌龙岛	127

19	护理	134
20	思念	147
21	得偈	150
22	狭路	155
23	回乡	159
24	蛊惑	164
25	寻踪	168
26	改制	173
27	探索	178
28	教训	182
29	革新	189
30	传授	196
31	游说	200
32	面邀	204
33	棉毁	212
34	昏厥	221
35	又起风波	223
36	表演	227
37	诬告	232
38	汹海	236
39	探监	245
40	寻访	253
41	议狱存疑	255
42	说合	257
43	明断	260
44	发落	267
45	攀亲	270

46	使唤	272
47	本性难移	274
48	丰收	280
49	告慰上苍	284
50	指导	286
51	夜阑人静	293
52	痴情	296
53	邻乡传艺	298
54	坐轿巡行	303
55	乌龙岛——乌泥泾	308
56	通航	310
57	团圆	312
58	衣被天下	319
后记		323

东海之滨，乌泥泾畔，有一位古人的姓名，曾经闪闪发光，她的动人的故事，曾震撼了多少人的心弦！

然而，由于长期政荒民弊，覆亡是俱，中华民族陷入了苦难和黑暗的深渊，这个人的姓名竟无暇提及，她的故事也渐渐变得迷离恍惚，似真似幻。

在科教兴国的今天，我们重提她的姓名，重温她的故事，洗去蒙在其上面的历史尘埃，发现她的姓名格外闪光，她的故事更加感人。

这个人的故事，于是重又传扬。

说来话长。

1 乌泥泾黄泥滩弃婴

公元十三世纪六十年代。

仲春的一天。

松江古城东去五十里许的乌泥泾。

一条大河弯弯曲曲地经过这片高亢而荒凉的土地，向东缓缓流去，流向大海。这条大河名为乌泥泾。它的流域就是乌泥泾地区。人们说乌泥泾，既可指这条大河，也可指这条大河的流域。从北宋初形成的乌泥泾镇就坐落在这条大河主干道的旁边。所以后人称乌泥泾，还可指这座古镇。

这个季节，应是浩荡的东风，然而泼天泼地的西北风却不合时令地刮着。田野里长势不良的油菜、小麦、蚕豆，披靡于地，索索发抖，在苦苦地忍受着狂风的肆虐。

一张破席子，不知从何处吹来，在风中翻卷着，时而飘向空中，时而摔落在地，在沟畔、田间翻滚。一把茅草像一束乱箭，在空际四散、飞蹿着，向东南飞奔而去。

天空中沒有云朵，只是黄澄澄的一片。太阳的光芒被这一片黄色蒙裹着，使往日的艳阳变成了朦胧的银盘。

路上行人很少，偶尔有一两个庄稼汉出来望望田头，看看倒伏的油菜，摇摇头，一副不解的神色：“唉，天变了，春天里刮这么大的西北风！”

是的，天真的变了，一代天骄的子孙忽必烈，已开创了元朝，蒙古贵族已入主中原，苟于一隅的南宋王朝节节败退，甚或散勇四窜，新王朝的强悍铁骑要挺进江南了。这股不合时令的从北方刮来的黄色狂飙，正是大元皇帝威加四海、一统山河的预兆。

乌泥泾一条支流的西畔，有一个小小的村落，住着十四五户人家，人们管它叫南村。支流的东畔，也有一座村落，人们叫它东村。在南村北边不远处还有一个村落，人们称之为北村。乌泥泾还有不少支流，沿河处还散布着一些人，或相聚成村落，或独家野宅。

南村南端的尽梢处，有两间破旧的小屋，里面住着一户农民。男的姓黄，因其小时候爱哭，人家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哭大，一叫再叫，他正式的名字渐渐被人遗忘；妻子叫张文娥，一般人都叫她哭大嫂，也有人贪省略，只叫她哭嫂的。有个女儿，名叫黄姑，不是亲生的。后来夫妇俩生了个儿子。中年得子，两口子大喜过望；长年来含辛茹苦，却穷困潦倒，两口子寄希望于儿子，望他开开心心长大，为此，给儿子取名笑大。黄姑则做了他们的童养媳。

几天之后，那股不合时令的西北风终于得以止息，本已来临的春的气息，重又逐渐弥漫开来，司春之神重又履行其当令之职了。

村落周围的农田里，油菜和蚕豆终于开始开花，还有麦苗，虽然稀疏，也开始拔节。东风徐来，草长莺啼。桃花怒放，弱柳拂翠。蝴蝶扇动着色彩缤纷的翅膀，在菜花、豆叶间翩翩起舞。田野里一派难遏的生机。

布谷鸟来了，天气越来越暖和了，该是种花撒谷的季节了。黄姑拿出了存放着的棉籽，铺散在台子上，准备挑拣一下，以便不失时机地下种。种棉花，在整个乌泥泾地区，还是件新鲜事。黄姑对此却十分神往，她听着蜜蜂的嗡嗡声，感受着春风的和煦，脑海里不时幻化出一片喜获棉花的动人情景。她的嘴角竟呈现出丝喜悦的神色——对于她来说难得呈现的神色。

哭大正喝着酒，一杯下肚，身子燥热起来，并哼起了小调：“……三月里来桃花开，小寡妇独自上坟来。烧罢纸钱哭罢灵，眼见小冤家上岸来。劝伊快快回家转，为保身子莫悲哀……”

哭大唱得不合调，嗓音又难听，但从他摇晃的身姿看来，他唱得颇为投入。但越全身心地投入，越令人不堪入目。

哭大其人，用这个村子里人的话来说，真不是个东西。他长得很是委琐。作为一个庄稼汉，他什么都不足，就是有一点充满着他的身心，那就是淫邪之气。他见了女子，总是嬉皮笑脸，为此，常挨妇女们斥骂，男人们白眼，甚或拳脚，但他劣性不改。他见黄姑渐渐长大，且出奇的美丽动人，于是开始觊觎于她。晚上，常常借故来到黄姑的房间，无话找话，还对黄姑说，在家里嘛，没必要穿得这么严整，可以随便些；见黄姑没有理睬，就又说，在家不能穿长裤，长裤省着出外穿。只是碍于哭嫂，才不敢贸然动手。此刻，见哭嫂不在家，就趁着酒力，动起邪念来。

黄姑听到公公唱的小曲，脊背上不禁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不

自觉地皱起了眉头。

一直在边唱边打量黄姑的哭大停止了哼唱，手拿酒瓶子凑了过来，说要帮她一起拣。

黄姑瞥了他一眼，只见他两眼发红，而瓶中的酒所剩无几了。见公公挨近坐过来，她提着心，稍稍让开了些，说：“爸，你以后要少喝些。”哭大打了个酒嗝，眯细着眼说：“刚才你娘骂你，你别往心里去，她就这样，一不顺心，就骂人，我已被她骂了几十年了。呃——你别管她，自有我呢，我喜欢你，疼你……”说着，用空着的一只手抚摩了一下她的头发。黄姑随即换了一个位置，坐到了公公的对面。哭大犹豫了一下，一口喝干了瓶中的酒，然后扔掉了酒瓶，转过身，站到了黄姑背后。他醉眼蒙眬地打量了一下黄姑的身子，伸出两只手，从背后拦腰抱住了黄姑。黄姑挣脱，又一次站到了桌子对面。因为黄姑用力猛了些，哭大一个踉跄，差点跌倒。黄姑见状，又跑了过来，扶住他，说：“爸，我是你女儿，你不能这样！”哭大说：“做父亲的，抱抱自己的女儿，天经地义，你小时候，我不是经常抱你吗？”黄姑说：“那不一样，现在，我已经长大了。”哭大虎起了脸，说：“什么不一样？我养你这么大，抱抱你，还不可以吗？”说完，用一只手钩住黄姑脖子，另一只手伸向黄姑胸部。正在此时，传来了哭嫂的喝骂声：“你这个老不死的！”骂声未落，她早已窜到哭大背后，猛地将他扳转身来，左右开弓，“啪啪”两记耳光。哭大毫无准备，再加醉意，又一个踉跄，终于跌倒在地。哭嫂又转向黄姑，见黄姑满脸通红，顿时妒火中烧，朝她当胸一拳，声嘶力竭地骂道：“你克死了我儿子，还想偷这个老不死的！”

黄姑捂着脸，迅即逃离。

黄姑在村头停了停，随即向黄泥滩奔去。

黄姑在黄泥滩边坐了下来。滩边蒹葭苍苍，蔓草漠漠，流水淙淙，鸟鸣唧唧。她呆呆地望着流水，思绪万千。她感怀身世，不

禁想起了村里那位老人讲述的故事——

一个初夏的夜晚，一阵雷雨过后，天上的乌云渐渐散去，一弯朦胧的新月从西边的云间露出，星星们也一个个从天幕上显现出来。乌泥泾则明显地涨水了，急急地流过黄泥滩，发出哗哗的声响。滩边水草丛里，时而发出阵阵青蛙的鸣叫声。

雨后的路，泥泞不堪，加上傍晚时，曾有一群人（据说是逃离部队的宋朝兵勇）从这条路上慌忙向南逃走，路被踩得更加难走。

黄哭大夫妇刚从田间归来。哭大掬着犁，赶着一头水牛，哭嫂掬着铁搭，跟在后面。走到黄泥滩时，水牛突然低头喷了几口粗气，又昂起头，不肯前进了。哭大厉声喝骂着，并放下犁，用牛管绳狠揍了几下牛屁股，但水牛挺住了前腿，“哞——哞”地叫着，犟劲十足，依然不肯迈步。哭大觉得十分奇怪。哭嫂也放下了铁搭，用一根树枝揍了几下水牛，水牛不但不肯前行，反而调过头来，并徐徐后退。

这时，天幕上，乌云已经散尽，显出一片深蓝。无数的星星闪烁，似乎也变得不安宁起来。新月不再朦胧，如同一个浅睡的人突然被惊醒，注视着黄泥滩似的。河畔树上的栖鸟飞出巢窝，在滩头上空盘旋，且唧唧鸣叫，似乎也在焦急地提醒这对夫妇快快领悟水牛的反常行为。青蛙停止了鸣唱，好像憋着一股紧张劲儿。只有乌泥泾的流水依然畅快，声音嘹亮，如同在吟唱一曲美妙的颂歌，似乎惟独它是一位心无恐怖的智者，早已明了事态的走势和结局！

水牛的突然驻足不前，似乎引发了周围万物的关注，此刻，黄泥滩头一下子成了天地万象的中心。

这里到底怎么啦？将要发生什么事呢？

哭嫂说：“是否前面有什么东西挡住了去路，我去看看。”

“啊！这是什么？”哭嫂突然惊叫起来。原来，路上有一个包裹样的东西。随着哭嫂的惊叫，这包裹样的东西渐渐蠕动起来，

并发出一声哭声，一个婴儿的哭声。哭嫂俯身把包裹样的东西抱了起来，解开一看，在月色下，依稀认出是一个婴儿，一个漂亮的女婴。大概由于饥饿，再加上雨淋，小孩已生命垂危，哭了一声就不再哭了。

“快扔掉，这是一个怪物！”哭大着急地说。

哭嫂却仍抱着她，说：“这明明是个孩子，有什么可怪的？”

“不能要她，”哭大固执地说，“就这么个婴儿，却这般厉害，使我们的这头犟牛死也不敢踏过去，一定是怕踏伤了她，要遭遇大祸了。她有那么大的威力，还不是个怪物？”

而哭嫂也一根筋到底，说：“我们夫妻多年，至今还没有孩子。这是老天特地送给我们的，为什么不要？”……

夫妇俩争论着。

但在这个家庭里，在关键时刻，最后都是由哭嫂说了算的。哭嫂说：“老天爷送来的，你不要；一个多好的孩子，你不救她，眼看着让她饿死。你，你不怕遭报应？”但哭大还犹豫着，说：“以后有了孩子怎么办？”哭嫂这回脸一板，瞪了哭大一眼：“你死脑筋！以后有了孩子，如是男的，这个女孩正好做我们的媳妇，你看，她长得多漂亮，多可爱！”

“要是我们生下个女孩呢？”哭大这回迟疑地接过了包裹。

“那她就是我们的大女儿，我们替她找一户有钱的人家不就是了？”哭嫂毫不含糊地说。

因为哭大姓黄，这女孩又是从黄泥滩上捡来的，所以夫妇俩给女孩起名为黄姑……

老人说完，顿了一会儿，补充说，这女孩是那天傍晚前走过的一帮人中的一个女眷含着泪放下的。

她回想起老人讲的故事，又望了望那个黄泥滩，企图在找寻自己当年被遗弃的踪迹。物是人非，踪迹依稀。生身父母安在，女儿苦难可知？此时的黄姑早已泪挂两腮了。

2 得 助

黄姑站了起来，来到她家西边塘畔的那块荒地上。经过她与张亚当多次的开垦，荒地上快可种植了。她想在这里种植棉花，现在也正是播种棉籽的季节，可惜刚才仓促离家，未曾带上棉籽。

这乌泥泾一带，一向是以种植水稻和小麦为主的。上述那个老人在临终前，除了给黄姑讲了那个神话般的故事外，还曾告诉她说，这一带地势高亢，比同属于松江府的西部地区高了两丈多，不妨试试种植棉花。说完，老人颤抖着手，指了指床边柜上一个布包。黄姑打开布包，里面原来是棉籽。老人虽然说“试试”，但如此郑重其事，似有所托。

黄姑决定“试试”，黄哭大夫妇死也不同意辟出土地种植棉花。哭嫂说，种水稻，虽然收成少，但多少有点收成；要是种棉花，万一没有收成，丢了种子不说，那块地不是被荒废了吗？黄姑于是找到了这块被废弃了的荒地。这里原来可能是一方宅基地，比周边的土地高出一些，又多砖块。

趁此空闲，黄姑蹲下来捡石块、砖屑之类，将它们放置路边。半个时辰后，她看看捡得差不多了，就站直了腰，用袖口抹了抹额上的汗，然后来到河滩上，用双手捧了一捧水，喝了下去。水凉凉的，甜甜的，直沁入心脾，舒适极了。她又想起，不妨在这里洗洗头发。这么想着时，她脱去外套，就近摘了些翠嫩的荆树叶，把它们搓碎了，和着水，开始洗了起来。用荆树叶洗过的头发，不但洁净，而且柔滑，有光泽，还会散发出微微的幽香。

黄姑正值芳龄，尽管生活艰难，一日三餐，食不果腹，但一股勃发的青春之气，还是难以压抑地透过其破旧的衣衫散发出来。

由于捡了半个时辰的石块、砖屑，加上和暖的艳阳映照，此刻，她的脸红红的，亮亮的，如同她家茅屋边盛开的桃花般灿烂，梨花般亮丽。她的眉略长，弯弯的，细细的，稍稍超过眼睛一点，这大概就如古人说的“冒烟眉”吧，叫人看了难以忘怀。她的眼睛不算大，也不能说水灵，但两睛黑光闪闪，光彩射人，一位相者偶尔见之，曰：“此是贵极人臣之相。”她平时很少顾盼旁边的事物，常常或者遥视远方，似乎远方有一个美好的目标有待她的凭临；或者低头凝思，目光则停留在旁人难以捉摸的虚像上，惟有她的慧眼能洞悉的神奇虚像上。她的嘴总是微抿着，似乎总在思考一个深邃的课题。

黄姑洗过头发，盘绾好了，站了起来，拾起外套，准备回家去。她估计，婆妈也该消气了。婆妈脾气不好，尤其是亲生儿子不幸夭折以后，常常动辄骂她，打她，在她身上出气。可她认为，婆妈的心地还是善良的。不仅如此，她毕竟还领受婆妈的养育之恩。所以，面对婆妈的动辄发怒，她总是忍着，默默地忍受着，并尽可能地照顾着婆妈，帮助着婆妈。

黄姑撩了撩几绺散落下来的湿润的秀发，穿上了外套。就在抬脚时，她突然发现面前站着两个人，正淫视着她，朝她挤眉弄眼地笑着。她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熊府的两个家丁，其中一个家丁头目，本名叫张林猫，因深得主人信赖和宠爱，故赐姓熊，从此改为熊林猫，人称熊二相公。她曾与他相遇过两次，他的笑脸，他的色眼，曾让她不安。

看看来者不善，她换了个方向走开。可这两个人随即转身又拦在她的面前，嬉笑着，摇晃着身子，不让她走过。

“你们……你们想干什么？”她终于说，一边在考虑如何脱身。

“干什么？你真不明白我们的意思吗？你这个可怜的童养媳、小寡孀……”他们说，不断逼向前来，神态更丑恶了。

她后退两步。两家丁则步步紧逼，且已在伸展其罪恶的手臂

了。怎么办？只有与他们搏斗了。她想，要是手里捏一把灰就好了，可以乘其不备，撒得他们睁不开眼，她于是想到了泥，想伺机蹲下去抓泥。

她刚要蹲下去时，熊二相公首先扑了上来，她猛地站了起来，双手一推，熊林猫往后一个趔趄，差点儿摔倒。

“想不到你有这么大的气力！”熊林猫站稳了脚跟，嬉笑着又迫了上来。黄姑正要再次搏击这头瘟猫时，冷不防另一家丁从背后扑了过来，将她狠命一推。熊林猫就势抓住肩膀，一拉一按，黄姑终于仆倒在地。

黄姑翻过身，双脚乱蹬乱踢，开始呼救。两家丁却嘿嘿地笑着，说：“你还挣扎什么！”

黄姑的双腿、双手被一家丁迅即压住、按住，熊林猫的魔爪开始伸向她的胸部。黄姑朝熊林猫脸上啐了一口唾沫，尽平生之力，抽出右手，朝另一家丁猛击过去，家丁不由得向后仰了仰，黄姑就势站了起来，与两家丁再次搏斗。

黄姑再次被按倒，再次挣扎，就在此时，伸向她的魔爪突然抽了回去，她迅即站了起来，抬头一望，只见亚当哥来了，两家丁正在与他搏斗。她连忙赶了过去，以便助他一臂之力。

那不知名的家丁抽身出来，开始与黄姑搏斗。亚当在与熊林猫拼打的同时，不住地叫黄姑靠边，因他足以能对付两家丁，但黄姑不肯，于是在乌泥泾支流边上两两捉对儿厮打。

张亚当怕伤着黄姑，为此他要迅速摆平熊林猫。只见他左手按住熊林猫手臂，又往下一压，右拳早已冲出，正中对方面门。熊林猫一个踉跄，站立不稳。亚当立即上前，右腿拌住其双脚，右臂又挟住其颈，弯腰转体，以臀部狠狠撞击对方小腹——这名目叫挟头摔，是亚当的绝招，熊林猫仰面朝天，倒地求饶。

打倒熊林猫，亚当转身，一个双飞腿，踢得那家丁东倒西歪。亚当又身子一俯，前腿弓步，后腿猛扫一周，那家丁也仆地不起，